



一碗豆腐脑

□薛文君

小区门口有一家早餐摊。卖早餐的是位阿姨,中等身材,脸上常挂着微笑。由于离家较近,早上懒得做饭时便去她那儿吃。

我吃饭比较挑剔,喝豆腐脑时既喜欢里面的干菜又不喜欢大块儿的豆脑。这样口味刁钻的顾客挺难打发,可阿姨从未嫌弃过。每次盛之前,不等我开口她就笑吟吟地说:“闺女,少放豆脑多盛干菜,辣椒油放一点儿?”声音柔和得像极了去世几年的母亲。每逢此时,我总怔上一会儿,眼角便有些许湿润。

记得有一天,大早上下起雨。本以为阿姨不会出摊,谁知竟出摊儿了。棚檐下的水“哗哗”地往下流,我不由地走到豆腐脑摊前,要了一碗,坐在小木桌前低头吃起来。隐隐地我听到阿姨和隔壁开馒头店的老太太在闲聊。

“下着雨你也出来了?”“可不是,昨晚豆泡上了,今天不做就浪费了。”“这一缸豆腐脑能卖多少钱?”“这不好说……”“自己的东西卖多少钱你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好说的?”馒头店的老太太笑了起来,声音提高了许多。

·岁月深处·

□李伟锋

周日,恰逢六月六。早上厨房里,爱人新烙的焦馍吸引了我的目光。

烙馍烤焦,就是焦馍。其实焦馍是带芝麻的薄烙馍,也叫“芝麻焦馍”。爱人像烙烙馍那样做好,在电饼铛里烘焙,挂点儿焦黄色时放一边晾晾,吃起来酥脆,齿颊留香。烙焦馍,又叫焙焦馍。爱人做焦馍,让我想起以往的时光。

小时候六月初六早上,母亲舀了小麦面粉,加盐或糖,掺芝麻、鸡内金,和好了面。然后从四腿案板上掂出鏊子,我到屋角拿三块砖,在厨房一角或院里支起鏊子,点一把麦秸,不一会儿,鏊子就热了。

母亲把手中小擀杖一推一拉,荷叶形的芝麻粒圆面片儿就成了。她挑起面片儿,在鏊子上摊开烙,翻两三番的工夫,馍就熟了。母亲把熟馍摆鏊子周

我忍不住抬起头来,只见阿姨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沉默片刻,她才缓缓地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用手机支付,咱的老年机又没接收功能。这不儿子和儿媳就给了我两张二维码,收的钱自动存到他们那里了。我呢,除了收的现金知道多少,其他的一概不管也不问。”

“怪不得呢!学我,我就只收现金。”隔壁老太太又笑了起来。

“唉,自己的孩子,谁花不一样呢!”阿姨边说边收拾餐桌。我仿佛看见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取出浸泡好的黄豆,开始磨浆、煮透、点脑,放入备好的干菜,做成一大锅咸豆腐脑。她忙碌的身影,或额头散落的银发多像我的母亲。我想所有的母亲有着极其相似的品格——勤劳与忍耐,无私与奉献。

起身结账时,我随手掏出手机。旋即又坐了下来,翻开钱包仔细地 from 夹缝处找出仅存的一张五元钱,递给阿姨。

她颇吃惊地问:“闺女,今天怎么付现金了?”

“我手机欠费了。”我撒了个谎。阿姨脸上掠过一丝喜悦,随即便又露出为难之色。

“怎么了,阿姨?”“闺女,我今天只收

六月焦馍香

边,以鏊子辐射的余热烘烤,直到焦得泛黄。

那时吃着焦馍,听母亲讲着辈辈传下来的故事。六月六,烙焦馍是给蚂蚁过生日。传说很久以前的饥荒年,一个孝顺女,每晚回家都把在地主家做饭沾手上的面洗锅里,熬面汤给双亲喝。玉帝知道了,觉得让爹娘喝洗手的脏水不孝顺,命阎王六月初六取姑娘性命。蚂蚁救了姑娘,老百姓感恩小蚂蚁的善举,把六月初六定为蚂蚁生日。六月六,家家烙焦馍,还有人揉碎焦馍,专给蚂蚁享用。

以前人穷,可再勤俭持家,谁吃馍不掉个馍花儿?六月六,男女老少吃焦馍就不一样了。破天荒地潇洒,吃焦馍不许捡馍花儿,留给蚂蚁吃。小孩子毛手毛脚,手拿焦馍,一口咬下去,掉得到处都是。掉就掉吧,反正给蚂蚁过生日哩!蚂蚁们乐坏了,闻香出洞穿穴,

了两元现金,不够找你。”

“哦,没事,先预存这儿吧,明天再吃早餐就是了。”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因婆婆回来小住便一直在家吃早餐。

直到周末好友相约晨跑,回来途中顺便在阿姨那里要了两碗豆腐脑。结账时她说什么也不收钱,我很吃惊。阿姨笑着说道:“闺女,你忘了吗?上次你在这存的有钱呢!”

“哦!”我恍然大悟,这才想起钱包里的五元钱。我连忙从口袋里补掏一元钱,可阿姨说什么也不肯收,还推着我们说:“快点趁热吃吧!”

好友一脸的迷惑,不停地追问:“你们是亲戚?”我摇摇头。“是邻居?”我又摇摇头。看她急切的样子,我便告诉了她原委。她“扑哧”一下笑了,“真服你了!”临分手时她冲着我

我说。我更应该佩服她。自从那天起,好友常常会骑着电动车大老远来这里买豆腐脑,而且每次总付现金。

其实,在生活中真正触动我们心灵的不一定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事往往在不经意间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每每想起,心中便会荡起层层美好的涟漪。

运馍不停。

结婚后,爱人烙焦馍已开始用铝制的平底锅了。爱人把揪下的两三个面团放在案板上,撒点儿面粉打底,擀出又薄又圆的面片,放进平底锅里,盖上锅盖焙,很快就焙熟了。

说起往事,爱人笑了:“只顾说,也不知道吃了。”孩子一人拿一个焦馍,跑远了。厨房案板上,馍筐里已摊满一张张烙熟的焦馍。爱人烙完了焦馍,取保鲜袋。焦馍装袋,哪是大人吃的,哪是孩子吃的,哪是大宝带学校吃的,一一分装好。

吃焦馍的人一茬又一茬。更好的生活,向老式生活方式致敬,比如一位母亲拿出功夫和耐心,按老办法做焦馍给孩子吃。

六月六,焦馍香。焦馍上的传统烙印,承载节日文化记忆,成为一个特定符号,浸着浓浓的爱意。

第二天天气转晴,我有事要忙就让父亲自己转转,隔天我们一起逛了校园,又在食堂吃了饭,分别之际,我说:“见面时没有给您拥抱,离别时候补上。”告别之后,他转身离开,我站在学校大门口目送他的背影渐渐远去,不由得想起朱自清对父亲背影的描写:“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流下来了……”

小时候学到此处尚不知朱先生这篇文章里对父亲浓浓的爱,现在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感慨万千。

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永远刻在了我心里,而我也一遍又一遍回味着父亲对我的爱,他在落日中的背影,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红薯秧

□周桂梅

转眼又到了三伏天,看着邻居家栽种的几百亩红薯,不由得发出感叹,这一丈多长的红薯秧,经现代化的“缩节胺”剂把它的根节缩短成一米多长,既省去了翻红薯秧的烦琐工序,又能促进红薯增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逢三伏天,是全家人最忙碌的日子。那时的土地已经承包到户,每家农户都要栽种几亩红薯,因为红薯可制成淀粉,切成薄片晒干磨成面,还可以储藏在红薯窖里顶半年的口粮,产量又高,是农民最喜欢的农作物。

唯有翻红薯秧是一件烦琐而又吃力的农活。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跟着父母到地里翻红薯秧,那绿油油的红薯头像韭菜那样密集,要想把红薯秧抽出来再翻过去真是费时费力。如果抽一根出来,就有好几根纠缠在一起,如果用力过猛,就会直接把红薯根部一起拔出来,那样就报废了一棵正在生长的红薯。要想保住主棵红薯,就必须慢慢地像抽丝一样把它们一根根抽出来,然后再把它们理顺。

这时候,我发现每一根红薯藤下面都有根须扎进泥土里,如果不把它提起来翻腾几遍,到了十月份,真的可以看见遍地结的小红薯,它直接影响主棵红薯的产量。而这些红薯煮熟后,里面的丝像柴草嚼不烂。所以,藤条上结的小红薯只能喂牲畜。

翻红薯秧时必须耐住性子,不慌不忙地抽一根再使劲往后脑勺甩出去。有时弯腰保持一个姿势,有时弯一下腰,起一下身,反反复复变换着这几种动作来完成这项最烦琐的农活。

如果遇到连阴雨,这项农活等于白干,那些红薯藤继续扎根生长。如果遇到高温天气,地里的湿气加杂草散发出来的“霉毒味”,会让我们的双脚和双手出现一层“湿疙瘩”。这种毒素奇痒无比,又不敢用手抓挠,而且越抓越多,只能打消炎针或涂抹药水。有时,双脚上的“湿疙瘩”抓破后,再经过蚊蝇叮咬,又开始溃烂肿胀,导致双脚不能行走。总之,这一项农活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等到霜降后,开始准备刨红薯,第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割红薯秧。那遍地的红薯秧像一层厚厚的绿毡,根本无从下手,只好拿起镰刀先胡乱斩断一部分长长的红薯藤,等发现红薯堆时,对准红薯堆上的主茎藤蔓用镰刀一次性割断。这样一来,这些藤蔓和红薯堆就主次分明了。一亩地的红薯秧,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割,需要整整一天。割下来的红薯藤必须把它卷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捆在一起,这样方便把它们放到架子车上拉出去。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站起来。

每每想起这段往事,就仿佛看到父辈们在这块土地上不知洒下多少汗水。我也时常告诫孩子,作为一个农民实属不易,要珍惜现在的幸福日子。

父亲的背影

□万海新

从我记事起,就和父亲聚少离多,印象中父亲总是工作很忙。不过,他每次看到我时,满心的欢喜都写在脸上,承载着满满的父爱。

现在我们父女俩相隔千里,见一次面更成了奢望。

记得那个夏季的傍晚,我在学校食堂早早吃了饭回宿舍休息。本来“滴答滴答”的小雨瞬间变成狂风暴雨。这时,一通急促的电话打了过来:“喂,闺女,我在你学校东门呢,雨下这么大我过不去,你过来接我吧!”谁知,竟是父亲利用周末坐长途火车过来看我,我太感动了,急忙拿着伞夺门而出。

外面的雨下得真大,宿舍离东门有段距离,因为担心父亲,我的步伐也变得仓促,雨水打湿了鞋子,我也浑然不知,只想赶快见到父亲。终于,在东门的保安亭里,我远远望见了,他穿着与南方天气不是很匹配的蓝色衬衫和一条西装裤,躲在亭子下面四处张望,四目相对时,我赶紧向他奔去。“又见面了!”他的话中带着些许疲惫,但面色还是一如既往的红润,我赶紧掂着行李给他安排好住处,一边忙活一边责怪他都不事先通知我。可他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哎呀,这几天你就别管我了,我自己转转就行,能看看你就行了,爸就是想你了不是?”

一切收拾妥当,我也回到宿舍。第

